

說部叢書之一

子耕短篇小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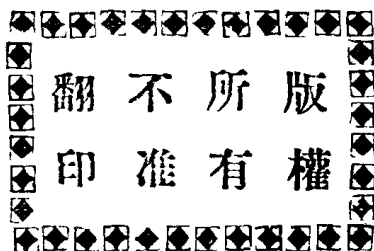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太平洋學社發行

中華民國九年十月初版

(子耕短篇小說一冊)

(每冊定價二角五分)

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

著述者 李子耕

校閱者 陸友白

發行者 太平洋學社

印刷者 國光書局

發行者 上海各省中華書局

子耕短篇小說目錄

有一天晚上

綈和帛

良心的裁判

五分鐘

兩箇拉車的

生命的價值

這是賣命錢呀

一線搖曳不定的燈光

入道

他

子耕短篇小說目錄

子耕短篇小說目錄

破產

多勇敢呵

誰的過

彌勒和韋馱

阿狗

太陽的生日

子耕短篇小說

有一天晚上

有一天晚上，雷打的怪響，雨下的很大，平地上已積了一尺模樣的水；那雨兀自下箇不止，接著又刮起風來；那雨借著風威，越下的起勁！雷聲雨聲風聲，這景象非常的慘淡！但是那電，却一閃一閃的放出光來！

我們借著那一閃一閃的電光，就看見那小河西面，有一所房子；看他傾圮的樣子，就知道是幾百年前的建築。這幾百年的老建築，在這風雨裏面，很像要倒下來似的！

在這房子裏面，住了許多的人，不過都已睡著了！做他的好夢！看過去好像並不知道他所住的房子，要倒下來似的！好像並不知道有甚麼危險似的！

接著又打了一陣雷，那雷打的比先前更響；差不多把這所老建築，要震倒了！在這箇當兒，有一線燈光，在這所老建築的壁縫裏漏出來，搖曳不定！想是住在裏面的人，有幾箇醒了！

原來醒的是哥兒倆。那哥哥的說道：

唉！雨又大，風又大，房子又壞了！別說漏得滿地的水，看這光景，恐怕是要倒了！怎麼辦呢？我們一定得把他脩補起來才好！

那兄弟的說道：

不行不行！我們房子，是還可以脩補得好的麼？你看那些舊材料，還有可以應用的麼？我們一定得把這房子拆了，重新再蓋起來才行！

那哥哥的說道：

好兄弟！何嘗不是呢？不過現在在外面雨下得這樣大，風刮得這樣利

害；我們把房子拆了，我們倆是不怕的！但是那些老人家，婦人家，小孩兒，叫他怎麼受得了呢？

那兄弟的說道：

哥哥！我說的是把房子拆了，重新再蓋；不是說拆了不蓋，風雨雖然利害，那些老人家，婦人家，小孩兒，也許可以受得了！

那哥哥的說道：

兄弟！你說拆了再蓋，固然是不錯的！但是當那已竟拆了，還沒有蓋起來的時候，叫那些人怎麼受得了呢？所以我想，我們現在應該把那頂壞的一部分拆去，脩補起來；以後再一部分一部分的拆去，一部分一部分的修補起來；那末我們房子也不會倒，我們也不怕那風雨了！兄弟！你道怎麼樣？

那兄弟的說道：

哥哥！你說我們房子不會倒了，我們也不怕風雨了，那自然是很好的！不過我們當脩補的時候，應該用急進的手段；不是這樣的話，恐怕那壞的還沒有修補起來，那修補起來的，倒又壞了！那末我們不是白忙了一輩子，那房子還是要倒麼？

那哥哥的說道：

兄弟！這何消說得呢？而且我還想，那老房子終究是不行的！我們一方面固然是把他修補起來，一方面還得預備好材料，將來好蓋新房子呢！

那兄弟的聽了，大聲歡呼道：

好哥哥！畢竟是好哥哥好見識！但是只有我倆，一定不行，我們一定

得把他們喚醒了，起來一塊兒工作才可以！

在這當兒，那些睡著的，早就給他鬧醒了！都揉著眼，望著他們哥兒倆，箇發楞。他們哥兒倆，也就詳詳細細的，把方才一篇話，告訴他們。他們聽了，却都贊成；大家也不睡了！都起來幹那修補房子的事情。大概不久，這所幾百年的老建築，當能穀面目一新了！

這時候外面的雨，兀是下箇不止；這風從壁縫裏進來，吹得那燈光搖曳不定！只有那一閃一閃的電光，倒好像跟那燈光表同情的樣子！

綈和帛

和齊國接壤，有一箇小國，叫做魯梁；齊桓公要想他歸附。就問管仲，用甚麼法子，可以達到目的？

管仲說：

魯梁的人民，多做那箇綈，我們現在就用綈做起衣服來；而且還要下箇命令，不許齊國人做那箇綈，一定得向魯梁人買才行。那末魯梁人一定大家做起綈來，不肯耕田了。

諸君談到這裏，我想一定要說那管仲不經濟了！一定要說那管仲不愛國了！又那裏知道他那不經濟不愛國，却有大大的妙用在裏面呢？

話說桓公聽了管仲的話，也不問他的底細，就在秦山南面，穿起綈做的衣服來。那管仲就跟魯梁的商家說：

你賣一千匹的綈給我，我給你三百斤的金子；賣了十次，就是三千斤。那末貴國可以不用向人民課稅，財用就穀了！

魯梁的君，聽到了這話，就叫他人民做綈，賣給齊國，一連一年多，管仲就派人到魯梁去。只看見魯梁的人民，熙熙攘攘，來來往往，非常的匆忙，那

好好兒耕田的，簡直沒有了！

管仲聽到這箇消息，就說道：

魯梁完了！

桓公道：

怎麼呢？

管仲道：

現在我們大家都穿我們自己做的帛！都不要再穿綈！也不再要和魯梁來往！

桓公也照辦。

過了十箇月，管仲又派人到魯梁去。就看見魯梁的人民，餓死了許多！原來魯梁人民，自從大家做綈以後，簡直沒人耕田；他的糧食，完全向齊國

買來。這時候，齊國不和他往來，不賣給他米，他可沒法了！所以他那時候的米價，比齊國要貴了十幾倍。米這麼貴，人民那能穀不餓死呢？

魯梁的君，看這情形，大是不了！馬上叫人民種起田來！但是那裏來得及呢？不到三年，魯梁就歸齊國了，

諸君讀到這裏，我想一定要拍案叫絕，大聲的喊道：

齊國萬歲！管子萬歲！

但是在下還要鄭鄭重重的大聲喊道：

中華民國萬歲！

良心的裁判

鏜……鏜……鏜……壁上的鐘聲，已打了十二下了；外面的月光，兀自照得千里通明。原來這是民國八年五月十四日的晚上。

在那箇地方，有一所很高大的洋房；這洋房前面，有一塊小小的艸地；艸地上滿種了蜀葵花。——照時令說起來，蜀葵花現在不過下種，不知怎的，這家人家的蜀葵花，却是終年不凋；聽說是有人用狠貴重狠醜醜的東西培植的！——那蜀葵花借著月光，影在地上，真有那東坡所說的『如積水空明，水中荇藻縱橫』的光景。這時候，夜也深了，人也靜了，這所洋房裏，也是箇靜蕭蕭地！只有那緊靠艸地的那間房子裏面，還時時聽得歎氣的聲音，好像他胸中有許多抑鬱，要借此發洩似的！

這時候，有一片雲，把月光遮住了！那光明的大地上，頓時黑暗了許多！直等到那雲過去了，那月光方才明亮起來；在這當兒，我們就看見艸地上，有一箇人，獨自的低著頭，踱來踱去。他的臉上，忽而現出頹喪的樣子，忽而現出憤恨的樣子，忽而又現出惶恐的樣子！看他這種神氣，就可以知道他

心中一定有甚麼游移不決的事情，斷斷不是東坡所說的閒人！

這箇人推想起來，大概就是方才在房子裏面長嘯短歎的人！

這人踱來踱去，踱了好久，霍的站住了；自言自語的說道：

唉！何苦呢！何苦幹這喪心病狂的勾當呢！我也曾經受過十幾年的教育，我也知道我們和國家的關係，我也知道亡國後的痛苦，我爲甚麼不愛國？我爲甚麼不救國？我爲甚麼不好好兒幹，使我們國家強盛？我爲甚麼倒行逆施，賣起國來，要使我們國家淪於萬劫不復的地步，使我們同胞，作人家的牛馬呢？唉！叫我怎麼對得住我的同胞！我們土地，是我們祖宗暴霜露，斬荆棘，辛辛苦苦的得來的！我現在若把他輕輕斷送了，唉！叫我怎麼對得住我的祖宗？

說倒這裏，又踱來踱去的，踱箇不住。

這時候，那靜蕭蕭地的房子裏，忽然起了一陣笑聲；接著又聽得一箇人高聲說道：

這幾天他氣得甚麼似的！罵這箇，罵那箇，看他樣子，好像要把反對他的，統共殺完，才痛快似的！他終不肯自己想想！……

說到這裏，聲音就低了，聽不出他往下再說些甚麼？

那踱來踱去的，本來早就給那笑語聲噤住了；到這時候，他方才又慢慢的踱起來。嘴裏斷斷續續的說道：

殺完了才痛快……終不肯自己想想……唉！我到底爲著甚麼來呢？一妻子歡娛，僮僕飽，看來算只爲他人，一唉！何苦來呢！何苦幹這喪心病狂的勾當來呢！我一心爲著你們打算，你們倒反背地裏數我的不是！唉！何苦來呢！何苦幹這喪心病狂的勾當來呢！你說我不肯自己想想，

我現在已竟是大覺大悟了！憑你是誰，要我幹這喪心病狂的勾當，我再也不幹了！你們也用不着在背地裏數我的不是了！但是一件……說到這裏，他又噤住了；蹙着額，低着頭，又踱了起來，好像又有甚麼很難解決的事情似的！踱了一回，忽的現出狠決絕的神氣來，說道：

論恩呢，誰也比不上我的祖國！我們「生於斯，長於斯」衣哪，食哪，那一件不是我們祖國供給我們的？若說到他們待我有恩，不過他們要我做拍賣祖國的掮客罷了！有甚麼好意呢？這種恩意，我也值得置在心上麼？

說倒這裏，他仰天的噓了一口氣，好像下了箇很大的負擔似的！接著又嘆了一口氣，說道：

唉！『不義不厚，將崩』，我幹這勾當，那裏會有好結果呢？那波蘭首

相白爾番斯，不是箇前車麼？他何嘗不想亡國後，做箇富家翁呢？但是他到後來，他的財產，不是被俄使佔去了麼？他的三箇豔妾，不是被俄將擄去了麼？他的女兒，不是被馬夫強迫娶去了麼？唉！波蘭不亡，他那裏會到這步田地！唉！賣國的那裏會有好結果！就是說有好結果，爲了我一家，斷送了我祖宗傳下來的土地，犧牲了我幾萬萬同胞的幸福，叫我怎麼對得住我的同胞，叫我怎麼對得住我的祖宗呢？現在乘這國家還沒亡的時候，急流勇退，倒是狠好的！不過這些反對我的，也太不給我留面子了！而且爲甚麼只反對我們幾箇呢？唉！我一定得報他！說到這裏，他臉上就現了憤恨的樣子，那天上的月光，也恰巧給雲遮住了；大地上又頓時黑暗起來！

他黑暗裏，又踱了一回，那雲又過去了，大地又光明了，我們看他那憤